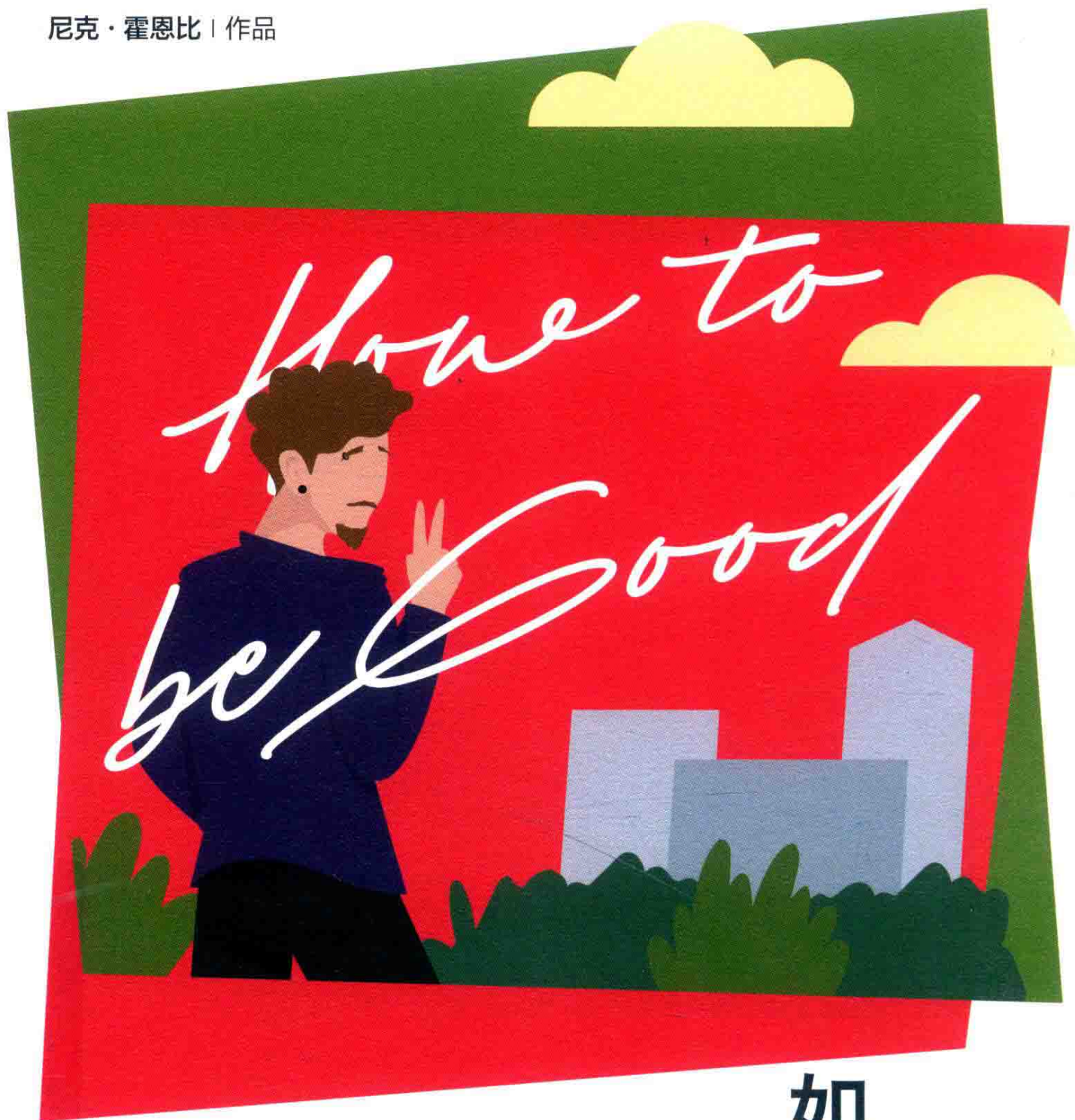


Nick Hornby

尼克·霍恩比 | 作品



如何是好

"A biting clever novel of ideas...
[a] profound, worrying, hilarious,
sophisticated, compulsive novel."

— *The Sunday Times (UK)* —

[英] 尼克·霍恩比.....著 曾志杰.....译

上海译文出版社

Nick Hornby

尼克·霍恩比 | 作品

How to
be Good

[英] 尼克·霍恩比.....著

曾志杰.....译

如何是好

上海译文出版社

Nick Hornby

HOW TO BE GOOD

Copyright © Nick Hornby 2007

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ROGER, COLERIDGE & WHITE LTD (RCW)

Through Big Apple Agency, Inc., Labuan, Malaysia.

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© 2021

SHANGHAI TRANSLATION PUBLISHING HOUSE (STPH)

All rights reserved.

译本由 泰电电业股份有限公司 授权

图字: 09-2003-223号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如何是好 / (英) 尼克·霍恩比(Nick Hornby)著;
曾志杰译. —上海: 上海译文出版社, 2021. 5

(尼克·霍恩比作品)

书名原文: HOW TO BE GOOD

ISBN 978-7-5327-8583-4

I. ①如… II. ①尼… ②曾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英国—现代 IV. ①I561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21)第 074801 号

如何是好

[英]尼克·霍恩比 著 曾志杰 译

责任编辑/吴洁静 装帧设计/人马艺术设计·储平

上海译文出版社有限公司出版、发行

网址: www.yiwen.com.cn

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

上海市崇明县裕安印刷厂印刷

开本 890×1240 1/32 印张 9.25 插页 2 字数 153,000

2021 年 8 月第 1 版 2021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 0,001—5,000 册

ISBN 978-7-5327-8583-4/I·5288

定价: 69.00 元

本书中文简体字专有出版权归本社独家所有,非经本社同意不得转载、摘编或复制
如有质量问题,请与承印厂质量科联系。T: 021-59404766

献给吉儿·霍恩比

致 谢

感谢：托尼·雷西、海伦·芙蕾瑟、朱丽叶·安南、乔安娜·普利尔、安雅·韦丁顿、杰若米·艾丁豪森、马丁·布莱恩、温迪·卡尔顿、苏珊·彼得森·肯尼迪、亚曼达·波西、鲁思·霍尔加顿、卡罗琳·唐威、安娜贝尔·哈得曼、玛丽·克兰涅琪、安娜·莱特、盖比·加佩。

我在利兹的停车场里,跟我老公说我不能再跟他继续下去了。而我老公根本不在我身边,不在这个停车场里。戴维在家带孩子,而我原本只是打电话提醒他记得写纸条给莫莉的导师。不知怎么搞的,离婚的念头就这么脱口而出。这绝对是个错误。好吧,虽然我自己都没想过,但我得承认,我确实是那种会主动提出离婚的人。可是依照我的个性,我真的不觉得我会选择在停车场,对着手机就把离婚的念头脱口而出。看来我得好好重新评估自己一番。如果要我说一个自己的优点,我会说我对人名过目不忘,通常上千次里只会偶尔弄错一两次。但是对大部分人来说,离婚就只有这么一次。如果你在利兹的停车场,用手机跟老公提出离婚,恐怕这件事就会一辈子跟着你。好比看见李·哈维·奥斯瓦尔德这个名字,就会想到他刺杀了肯尼迪。有些事情就算我们只做了那么一次,却非得永远背负着它不可。

当天晚上,我在旅馆房里辗转难眠,把刚才的对话重新回想了一遍。其实这也算好事,至少证明了,就算我是一个在停车场跟老公离婚的女人,但还不算太无情,还懂得在事后好好沉淀一番。我尽可能地回想这段对话的所有细节,想弄清楚如何在短短三分钟内,不,是十分钟内,话题会从帮莫莉预约牙医,闹到非分手不可。可是这个念头害得我忍不住在凌晨三点开始沉思,想着一九七六那年,我们在大学舞会邂逅,为什么却在二十四年后,走到这一步。

老实说,之所以想了这么久,只不过是因二十四年是一段漫长的岁月,一大堆细枝末节,一些跟故事本身毫无关联的细节,不请自来跑进我脑袋。如果这段婚姻是一部电影,影评恐怕会说这是一部废话连篇毫无剧情可言的烂片。内容可以用下面几句话带过:两人初识、坠入爱河、生儿育女、开始争执,他发胖性情变古怪,而我开始感到无趣与绝望,接着我也变得古怪,最终两人分手。这样形容我的婚姻我并不反对,毕竟我跟他并不特别。

只是我始终想不透,这一切到底是怎么发生的?那通电话,怎么会从一段和谐真诚但有点老套、关于家庭琐事的对话,演变成宛如世界末日般激动的时刻。我还记得对话是这样开始的,几乎一字不差:

我:“嗨!”

他:“哈啰,你还好吗?”

我:“还可以,孩子们都好吗?”

他:“还不错,莫莉在家看电视,汤姆在杰米家玩。”

我:“我只是要提醒你,关于莫莉看牙医的事情,你要帮莫莉写纸条,好让她带去学校给老师。”

你看到没有?评评理!你一定也会觉得这根本不可能发生,绝对不是从这里开始。但是你错了,因为话题就是从这里开始改变的。

我几乎可以确定第一步是从这里跨出,就在这个瞬间。我记得对话暂停了好一会儿,从话筒另一端传来一阵令人不安的寂静。于是我开口问:“怎么了?”他回答:“没事。”而我又问:“到底怎么了?”而他回答:“真的没事!”显然他对我的问题虽然不感到沮丧,但也不觉得开心,反倒是有些暴躁。这表示我得继续追问下去,所以我只好继续说:“快说啦,怎么回事?”

“没事。”

“到底怎么了?”

“也没什么,只是你刚才说的话。”

“我说了什么?”

“你说只是打电话提醒我要帮莫莉写纸条。”

“这么说有哪里不对吗?”

“如果你是为了别的原因打电话给我,你知道,就算只是问候一下,关心你老公跟孩子过得怎样,那种感觉会好很多。”

“拜托!戴维。”

“你说‘拜托!戴维’是什么意思?”

“那不就是我问你的第一件事情,我问你‘孩子们还好吗’。”

“好一个‘孩子们还好吗’,而不是‘你还好吗’!”

如果我们婚姻美满,这样的对话是不可能发生的。不难想象一段和谐的关系里,一段这样开始的对话,不会也不可能演变成两个人吵到要离婚收场。一段和谐的关系,你可以从牙医的部分,直接跳到下一个话题,例如你白天工作的情形,或是晚上的计划。在一段极度美满恩爱的婚姻关系里,谈论的甚至可能像广播里听到主持人传来一阵咳嗽声,这般寻常、无足轻重的话题,但是一段寻常但恩爱的婚姻关系里,本来就充满了这样的对话,也许这就是婚姻赖以维持的关

键。但是我跟戴维的相处,早已不是这样的情形。当彼此花了好几年的时间互相伤害,直到所说跟所听到的每一个字都变得像密码般,藏着许多等待解读的伤人的刺之后,才会开始出现像我们这样的谈话内容。就像一部阴郁又杰出的剧本般复杂,字里行间充满了弦外之音。当我清醒地躺在旅馆房间里,试着重组这些片段,忍不住佩服我们竟然如此聪明,创造出密码般的对话:若没有这么多年悲惨生活的启发是绝对办不到的。

“我很抱歉。”

“你在乎我过得好不好吗?”

“老实说,戴维,我不需要问你过得好不好,因为你听起来过得很好,好到足以一边照顾两个孩子一边毁谤我,然后再表现出十足受害者的模样。我到现在还搞不清楚我到底做了什么?我相信你可以启发我,帮我找到答案。”

“为什么你会觉得我像个受害者?”

“哈!你的脸上就写着‘受害者’三个字,一直以来都是。”

“胡说八道!”

“戴维,你就是靠装成一副受害者的模样来维生。”

我说的是真的,至少一部分是真的。戴维唯一固定的薪水来自他帮当地报纸写专栏。这个专栏有张图片,图片里的他对着相机咆哮,然后副标题写着“霍洛威最愤怒的男人”。在我对这个专栏失去耐心之前,我读的最后一篇文章,内容是关于对老人坐公交车的谴责:为什么他们从不事先准备好零钱?为什么他们不肯坐在公交车前面的位子?为什么他们总是在到站前十分钟就站起来,然后老是因此而摔倒,以一种令人担忧又缺乏尊严的方式?我想你应该可以想象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专栏了。

“可能你没注意到，你他妈的从来没仔细读过我的专栏。”

“莫莉在哪？”

“在别的房间看电视。干！他妈的，一堆狗屎！”

“很好，非常成熟。”

“你他妈的从来没仔细读过我的专栏，我的专栏是在反讽！”

我冷笑几声。

“嗯，请您原谅住在韦柏斯特路三十二号的居民不懂什么是反讽。因为我们每天睁开眼就得面对霍洛威最愤怒的男人。”

“我们到底怎么了？”

如果在我们的婚姻电影里，编剧正烦恼着该如何把一段笨拙、肤浅的争论，转化为更有意义的对话，那么现在正是时候。你知道的，好比说，“这真是一个好问题……我们到底要往哪去？……我们在做什么？……这些那些这些那些……都该结束了”。好吧，我知道这么做并不容易，但是肯定有效。可惜戴维跟我并不是汤姆·克鲁斯跟妮可·基德曼，所以对于这些对话里潜藏的隐喻视而不见。

“我不知道我们到底怎么了。你莫名其妙就开始指责我没有问候你。”

“你是呀。”

“你好吗？”

“去你的！”

我对着手机叹了一口气。为了让他清楚听见，我必须特地把手机从我耳朵旁移到嘴前。这么一来，叹气声衔接得有些不自然，但我不得不这么做，因为根据经验，我知道我的手机对于说话声以外的声响不是很敏感。

“我的老天啊！那是什么声音？”

“那是一声叹息。”

“听起来你像是在山顶上。”

我们静默了好一会儿。他在北伦敦的厨房里，不发一语。而我在利兹的停车场内，也静默不语。突然间我惊觉，我竟然对这种沉默如此熟悉，我熟悉它的形状跟感觉，熟悉它尖锐的棱角。一股厌恶从心底油然而生（当然不是真的完全死寂，你可以听见自己零碎愤怒的咒骂，耳朵里血管鼓动的声音，在停车场里，还听得见隔壁一台菲亚特轿车正在倒车）。事实上，问候家庭琐事跟决定离婚，这两件事情彼此间毫无关联。这就是为什么我始终找不到事情的关键点。我想真相是，我就这样无预警提出了离婚。

“戴维，我对这一切感到好厌倦。”

“什么一切？”

“所有所有的一切。无止境的争吵、沉默、坏气氛。这一切就像毒药。”

“喔，你指的是那些呀。”他说的听起来好像是这些有毒物质，莫名其妙从天花板裂缝滴入我们的婚姻，而他过去一直努力在修补，“现在说这些太迟了。”

我深呼吸，这一次是为了我自己，而不是刻意做给他听，所以手机依然贴着我耳朵。

“也许还不算太迟。”

“你这话什么意思？”

“难道你真的想要这样度过下半辈子吗？”

“当然不想。你有什么建议吗？”

“我想我应该有。”

“你愿意告诉我是什么吗？”

“你知道我要说什么。”

“我当然知道。但是我希望是由你提出。”

事情发展至此,我再也顾不得那么多了。

“你想离婚吗?”

“我希望记录上要说清楚,离婚不是我提出的。”

“好。”

“是你,不是我。”

“是我,不是你。拜托你,戴维,我正试着跟你讨论一件悲伤、成熟的事情,你却只顾着想要吵赢这场架。”

“如此一来,我才能告诉大家是你要求离婚。而且是毫无预警地提出!”

“喔,所以真的是完全毫无迹象可循,是吗?我是说,一点蛛丝马迹都没有,因为我们的婚姻是如此幸福美满。你打算这么告诉大家吗?对你来说这才是重点,是吗?”

“等一下挂上电话,我会马上再拿起来。我要在你散播你的说法前,先告诉别人我的说法。”

“好,既然如此我只好占着电话线不挂。”

接着,由于厌倦了我跟他的一切一切,我做了相反的决定,我把电话挂了。这就是为什么我会在利兹的旅馆房间里辗转难眠,试图回想我们之间对话的过程,或是不停咒骂着失眠的困扰。电视跟灯开了又关,关了又开,大致上说来,我的一切行为都让我的情人像是活在地狱一般。喔,对了,我想我应该在电影大纲的某个段落补上这一段。他们结婚了,他变得又胖又难相处,她则变得绝望且一样难相处,接着她有了一个新情人。

听着:我不是烂人。我是个医生。我之所以想当医生是因为我

觉得这似乎是一件好事。我所谓的好,并不是指这个职业听起来刺激、高薪,又迷人。我只是喜欢这个称谓听起来的感觉。“我想当个医生。”“我在接受训练,好成为一个医生。”“我是北伦敦一间小医院的执业医师。”我觉得这个称呼很适合我,听起来专业,有点聪明,不会太华丽,受人尊敬,听起来成熟,懂得关心别人。你以为医生都不在乎这些肤浅的事情吗?那你可就错了。无论如何,我是一个好人,我是医生,正和一个我也不大了解、名叫史帝芬的男人,躺在旅馆的床上,而我才刚跟我先生提出离婚。

毫无意外,史帝芬还醒着。

“你还好吧?”他问我。

但我无法看着他。几个小时前他的双手还在我身上游走,而我也渴望他那么做,但是现在我只希望他从床上、从旅馆、从利兹彻底消失。

“没事,只是睡不好。”我从床上起身着装,“我要去外面散个步。”

这是我订的房间,所以我把门卡带在身上,但是当我把它放进包包,我很清楚我不会再回来了。我想待在家里大哭大闹,为我跟戴维即将替孩子们的生活带来灾难而感到罪恶。房间是卫生局出的钱。史帝芬只需结清房里迷你吧台的消费即可。

我开了几小时的车,然后在一个休息站停下来,喝杯茶、吃个甜甜圈什么的。如果这真是一部电影,那么在我回家的途中肯定会发生些什么插曲,好让这趟旅程更有意义。例如我可能会碰到一个人,或是我可能决定彻底改头换面,又或者犯下什么罪,或甚至被某个罪犯诱拐,可能是一个十九岁有毒瘾的年轻人,教育程度不高,但是没想到却比我更聪明,也更懂得关心别人。不觉得很讽刺吗?我是个

医生,而他不过只是个武装抢匪。他会从我身上学到些什么,虽然天知道我有什么值得学习的。而我也从他身上学到些东西,之后各自孤单继续我们的人生旅程,虽然只是短暂相遇,却微妙、深入地改变了彼此。但我说过了,这并不是电影,所以我吃完甜甜圈、喝完茶之后,又回到车上。(我为什么一直在谈电影?过去几年里我只去过电影院两次,而且看的两部电影主角都是动画昆虫。显然以我对电影的了解,目前所有放映给成年人看的电影,都是关于一个女子平安无事地从利兹开车到北伦敦,然后在休息站停下来喝茶吃甜甜圈的故事。)整趟旅程只花了三小时,包括吃甜甜圈的时间。我到家的时候是清晨六点,回到一个陷入沉睡的家,可是我却注意到,这个家,已经开始散发出一股酸腐的气味。

一直到七点四十五分前,都没有人醒来,我窝在沙发里打盹。让自己暂时先别想那通电话还有我情人。我很高兴我回家了,我尚不知情的孩子们四处奔跑,让地板吱吱作响,这个声音令人感到温暖,而我很高兴我可以感受到这份温暖。我不想回到属于我们夫妻的床,并不是因为史帝芬,而是因为我还没决定到底要不要再与戴维共枕。那有什么意义呢?但是话说回来,离不离婚这件事情本身,意义又何在?说来奇怪,我跟无数的人谈过所谓“分房睡”的话题,好像睡在同一张床上是唯一一件象征婚姻的事情,可是不管一段婚姻变得多糟糕,共享一张床从来就不是问题所在,共享余生才是叫人恐惧的部分。自从我们的婚姻出现问题,有好几次,当我看见戴维醒着、活动着、神志清醒地走动或是说话,都会让我想吐,我对他极度反感,特别是晚上,不过那是另一个不同的故事了。我们还是会做爱,一半出于真心,另一半只是为了做爱而做爱,虽然我们之间的性爱并不是超

级美满,只是当你跟一个人睡了古怪的二十年后,两个人会发展出一套配合的模式。我身体的轮廓似乎逐渐改变,变得完全符合他手肘、膝盖与臀部的线条,而似乎再也没有人能跟我的身体这么契合,即便是史帝芬也不行,尽管史帝芬的身材较为瘦长,而且具备了所有好床伴该具备的条件,当一个女人想找个床伴时,史帝芬绝对是个优质人选,只不过他身体的每个部位似乎都装错位置了;昨晚有好几次我不禁郁闷地怀疑,戴维会不会是世界上唯一一个能让我感到舒服的男人,而我们的婚姻,以及世界上其他数不清的婚姻关系,之所以还维持着,是不是因为其实一段关系要成立,两人之间势必存在着某种完美的身高或体重比例,只是科学界尚未发现而已;如果对方有一毫米的误差,那么这段关系就不会成立。但是话虽如此,我跟戴维之间也不是只有性。当戴维睡着,我可以暂时把他变回我还爱的那个人:把沉睡中的戴维,想象成我心目中的戴维,或是怀念从前的戴维,只要和这样的戴维相处七个小时,就足够让我明天和另一个戴维相处一整天。

所以我在沙发上打盹,接着汤姆穿睡衣下楼,打开电视,装了一碗玉米片,坐在扶手椅上看卡通。他看都没看我一眼,什么话也没说。

“早安。”我愉悦地说。

“嗨。”

“你好吗?”

“还可以。”

“昨天学校如何?”

但是他没回答我就跑了;我儿子在早晨打开了一扇交谈之窗,只是才短短两分钟帘幕便已拉上。我从沙发上起身,把热水壶开关打

开。接着莫莉穿着学校制服下楼。她盯着我看。

“你不是说要出门吗？”

“我回来了。因为我太想念你们了。”

“但是我们不想念你。对不对，汤姆？”

汤姆没有回答。显然这就是我的选择：女儿的公然挑衅、儿子的沉默冷淡。当然，只不过，这纯粹是我自怨自艾，他们既没有挑衅也不冷漠，不过是孩子罢了，他们也没有在一夜之间突然发展出成人的直觉，虽然说这并不是普通的一夜。

最后，但并非最不重要的，戴维来了，穿着平常穿的汗衫跟四角裤。他把热水壶开关打开，但发现电源已经开启后，那瞬间他看起来很疑惑，他睡眼惺忪地看了家里一圈，想为了热水壶自动开启这件事找出一个解释。最后发现这个解释正瘫坐在沙发上。

“你在这干吗？”

“我只是回来检查当我不在家的時候，你有没有当个称职的父亲。你的表现让我印象深刻。你是最晚起床的，孩子们得自己准备早餐，电视还开着……”

我当然知道这么说并不公平。不管我在不在家，日子都是这样过的，但我不想坐以待毙，好让他先攻击我：我始终相信先发制人是最好的报复。

“所以，”他说，“你为期两天的研讨会提前一天结束了。怎么，你们那帮人都用两倍速度一次把废话说完吗？”

“我现在没心情跟你闲扯。”

“你当然没心情，我可以想象。那你现在有心做什么？”

“我们能晚点再谈吗？等孩子上学后。”

“喔，是啊，太好了，晚点再谈。”他最后一个字的语气，听起来像

是从内心深处感到一阵令人费解的痛苦,说得好像我向来以“晚点再谈”闻名,好像我们之间所有的问题,都起因于我坚持什么事情都要晚点谈。我对他笑了笑,不过显然对于舒缓我们之间的紧张没有任何帮助。

“你笑什么?”

“我说我们晚点再谈有什么不对吗?”

“你真可悲。”他这么说,却拒绝提供任何线索,好让我知道我哪里可悲。他当然想要照他的方式,在孩子们面前讨论我想离婚的念头,但是我们两人之中必须有人成熟一点,至少暂时成熟一点,所以我摇摇头,拿起我的袋子。我想上楼睡觉。

“孩子们,祝你们今天愉快。”

戴维看着我:“你要去哪里?”

“我累翻了。”

“我以为我们之间分工的最大问题就是,你总是说你没机会载孩子们去学校。那么我想你现在不应该拒绝这个每个母亲都该享有的权利。”

在孩子们早上出门前,我就得去医院上班,所以我向来不用载孩子们上学。虽然我很感激,但我的谢意却没有阻止他在每次争吵谁没做什么的时候,埋怨我总是没有机会带孩子们上学。而戴维,不用说,他知道我不是真的想带孩子们去上学,这就是为什么他现在如此乐于提醒我之前的抱怨。戴维跟我一样,在婚姻战场里战术高明,而有一瞬间,我可以暂时跳脱我的身份,对他邪恶的急智感到仰慕不已。干得好啊,戴维!

“我几乎整晚没睡。”

“那也没关系啦。反正对孩子们来说都一样。”